

國史館 藏

清代傳記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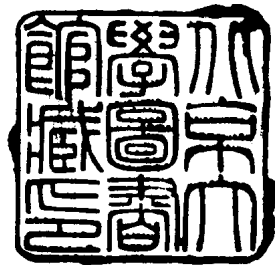
明文書局印行

清代傳記叢刊·學林類⑥
周 駿 富 輯

顏氏學記

十卷
(清)戴

望撰



明文書局印行



顏氏

子

頌

李輔耀署首

光緒二十年春刊成
敬存龍山白巖書院

008-004

顏氏學記序

聖年十四於敝麓得先五世祖又曾公所藏顏先生書上題識云康熙戊寅某月日在桐鄉李子剛主所贈也聖讀而好之願亟欲聞顏李本末出其書詢諸吾友程貞履正履正則取毘陵惲氏所撰李先生狀示予又得見王崑繩遺文有顏先生傳始驚歎以爲顏李之學周公孔子之道也自陳搏壽厓之流以其私說簧鼓天下聖學爲所汨亂者五百餘年始得兩先生救正之而緣隙奮筆者至今不絕何其蔽與始履正亦惑於其說既得存學編慨然有開物成務之志遂盡棄其學而學焉旣又於丁巳秋得李先生論語大學中庸傳注傳注問及集悉舉以畀履正然猶闕大學辯業學規纂論學及諸經傳注聖於顏氏之學雖好之不若履正專始得顏先生書之歲以訖丁巳中更習

爲詞賦家言形聲訓故校讎之學丁巳後得從陳方正宋太令
二先生游始治西漢儒說由是以闡聖人之微言七十子之大
義益歎顏先生當舊學久湮奮然欲追復三代教學成法比於
親見聖人何多讓焉故遂欲與履正條其言行及授受原流傳
諸將來不幸更喪亂鄉所得書盡燬履正居父喪以毀卒每舉
顏李姓氏則人無知者會稽趙撫叔當世之方聞博學振奇人
也聞望言怒勇如己憂於京師求顏李書不可得則使人如博
野求之卒不可得戊辰春京師大姓鬻書三十稜於喬氏喬氏
以簿錄遺撫叔按簿而稽之則得焉因喜過望攜書歸馳傳達
金陵望旣復全見顏氏書而李氏書雖頗放失視舊藏爲備於
是卒條次爲書自易直剛主外崑繩啟生皆有遺書可考惟李
毅武以下無有則記其名氏事實爲顏李弟子傳附其末書成

命曰顏氏學記凡十卷其言憂患來世正而不迂質而不俗以
聖爲軌而不屑詭隨於流說其行則爲孝子爲仁人於乎如顏
氏者可謂百世之師已其餘數君子亦皆豪傑士也同時越黃
氏吳顧氏燕秦閒有孫氏李氏皆以耆學碩德負天下重望然
於聖人之道猶或沿流忘原失其指歸如顏氏之摧陷廓清比
於武事其功顧不偉哉世乃以其不事迹作遂謂非諸公匹則
吾不知七十子之徒與夫孟荀賈董諸子其視後儒箸書動以
千百計者何如哉語曰淫文破典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
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敢述聖者之言用告世之知德君子
己巳六月辛亥日戴聖

言月

008-008

顏氏學記卷一

習齋

戴聖述

處士顏先生元

顏先生元字易直又字渾然直隸保定府博野縣北楊村人也父景爲蠡朱翁義子遂姓朱爲蠡人先生孕十四月而生既生有文在其手曰生舌曰中時明崇禎八年乙亥三月也戊寅遼東兵入畿輔父被掠去母改適甲申鼎革癸巳爲諸生先生幼讀書二三過不怠學神僊導引術取妻不近旣而知其妄乃益折節爲學朱翁以訟遁先生被繫在囚中文日進塾師異之曰是子患難不能亂豈常人乎年二十餘好陸王書未幾從事程朱學信之甚篤時先生父音耗絕恩之輒涕泣而事朱翁嫗至孝初不知父非朱氏子也旣翁妾有子稍疏先生後更讒害謀

殺之先生孝愈篤媪卒泣血哀毀幾始其長老有憐之者私謂曰若過哀徒外耳若祖母故不孕安有若父若父異姓乞養者耳先生大驚潛如嫁母所問之信及翁卒乃歸顏氏初先生居喪守朱氏家禮惟謹古禮初喪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會之無算家禮刪去無算句先生遵之過朝夕不敢會當朝夕遇哀至又不能會病幾殆又喪服傳曰既練舍外寢始會茶果飯素會哭無時家禮改爲練後止朝夕哭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凡哀至皆制不哭先生亦遵之既覺其過抑情校以古喪禮非是因歎先王制禮盡人之性後儒無德無位不可作也自是始寤堯舜之道在六府三事周公教士以三物孔子以四教非主靜專誦讀流爲禪宗俗學者所可託於是著存學存性存治存人四編以立教名其居曰習齋帥門弟子行孝弟存忠信日習禮習樂

習射習書數究兵農水火諸學堂上琴竿弓矢籌管森列嘗曰
必有事焉學之要也心有事則存身有事則脩家之齊國之治
皆有事也無事則道與治俱廢故正德利用厚生曰事不見諸
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德行藝曰物不徵諸物非德非行非藝也
先生之學以事物爲歸而生平未嘗以空言立教旣歸宗欲尋
親值三藩變塞外蒙古遙應之遼左戒嚴不可往晝夜悽愴又
嗣未立久之乃如關東誓不得親不返所至徧揭零丁道上人
有問者則拜之求爲傳帖旣而果得其蹤於瀋陽沒矣尋其墓
哭奠如初喪禮見異母之妹招魂奉主躬自御車哭導而行旣
歸遂棄諸生卒三年喪自是用卅之志愈殷曰蒼生休戚聖道
明晦責實在予敢以天生之身偷安自私乎遂南游中州張醫
士肆於開封得人甚眾倡實學明辯婉引人多歸之商水李子

青者大俠也館先生見先生攜短刀目曰君善此乎先生謝不
敵子青固請與試先生乃折竹爲刀舞相擊數合中子青腕子
青大驚拜伏地曰吾謂君學者爾技至此乎遂淡相結使其三
子拜從游又於開封市上遇一少年貌甚偉問其姓名曰朱超
越干也叩其志不恆沽酒與飲半醉起舞爲之歌曰八月秋風
凋白楊蘆葦蕭蕭天雨霜有客有客夜殤皇殤皇良久鸚鵡舞
雙眸炯炯空千古紛紛世儒何足數直呼小兒楊德祖尊中有
酒盤有餐倚劍還歌行路難美人家在青雲端何以贈之雙琅
玕遂別公先生自幼學兵法技擊馳射陰陽象緯無不精遇豪
傑無貴賤莫不淡交之而其論治則以不法先王爲苟道嘗推
論明制之得失所當因革者爲書曰會典大政記曰如有用我
舉而鎔之耳然卒以高隱終令長及大吏數表其門或造廬而

請有勸之仕者笑不荅也肥鄉有漳南書院邑人郝文燦請先生往設教三聘始往爲立規制甚宏有文事武備經史藝能等科從游者數十人遠近翕然會天大雨經月不解漳水溢牆垣堂舍悉没人跡始絕先生歎曰天不欲行吾道也乃辭歸文燦與諸門人皆痛哭送之先生自漳南歸後八年而卒年七十康熙四十三年九月二日也卒之日謂門弟子曰天下事尙可爲若等當積學待用言訖而逝遠近聞計來會葬者百餘人門人私謚曰文孝先生先生自言生平所嚴事者六人容城孫徵君奇逢蠡李處士明性清苑張隱君羅喆祁州刁孝廉包寧晉張孝廉來鳳新城王隱君餘佑也而朝夕共學者爲蠡王養粹泐乾先生年三十卽與泐乾共立日記凡言行善否意念之欺慊逐時自勘注之生平不欺暗室勇於改過以聖人爲必可師跬

步之閒必遵古禮老而彌篤鄉里目爲聖人乃遭人倫之變艱危貧厄以終其身一子塲以族孫爲之後門人李塏王源編先生年譜二卷鍾鉞輯言行錄二卷關異錄二卷先生之學確守聖門舊章與後儒新說別者大致有三其一謂古人學習六藝以成其德行而六藝不外一禮猶四德之該乎仁禮必習行而後見非專恃書冊誦讀也孔子不得已而周流大不得已而刪訂著書立說乃聖賢之大不得已柰何以章句爲儒舉聖人參贊化育經綸天地之實事一歸於章句而徒以讀書纂注爲功乎無極太極河洛先後天之說皆自道家而以之當聖人之言性與天道至謂與伏羲畫卦同功宜其參禘二氏而不自知也同時孫徵君講學百泉山中先生嘗上書辯論謂當復堯舜周孔六府三事三物四教之舊不宜徒爲和通朱陸之說其一謂

氣質之性無惡惡也者蔽也習也纖微之惡皆自玷其體醇聖之極皆自踐其形也孟子明言爲不善非才之罪非天之降才爾殊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又曰形色天性也若曰氣質有惡是於天之降才卽罪才矣是歧天人而使之二本矣況曰性善謂知愚之性同是善耳亦未嘗謂全無差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之相近如真金多寡輕重不同而其爲金相若也惟其有差等故不曰同惟其同一善故曰近其引蔽習染溺色溺貨以至無窮之罪惡則皆以習而遠於善卽所謂倍蓰蕪算不能盡其才者也先生此言合孔孟而一之其有功於聖道取大同時陸道威李文貞雖見及之而牽於程張不能決乾隆中戴吉士震作孟子緒言始本先生此說言性而暢發其旨其一謂聖門弟子不可輕議諸賢一月皆至於仁一日皆至於仁每

學之而愧未能後儒乃曰或月一至仁則猶日至矣或日一至仁則但時至刻至矣子路鼓瑟不合雅頌而門人不敬孔子卽不謂然孟子謂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舉七十子之服孔子其辭不遺一人後儒乃動詆宰我樊遲季路冉求子貢子張游夏諸子而欲升周程與顏曾接席是自視賢於孟子矣蓋聖門弟子以兢業爲本唯在實學實習實用之天下而後儒侈言性天薄事功故其視諸賢甚卑也先生初由陸王程朱而入返求之六經孔孟得所指歸足正後儒之失而陋者目不覩先生之書卽訾警之以爲是背程朱不可從也夫不究其言之始終而唯震於程朱之名囿於元明以來之功令并孔孟之言而反之則其所詆者非詆先生乃詆聖言也且羣經教學成法昭昭具在亦何嘗教人以性爲先以靜坐讀書爲學功哉而後人以習